

安徽搶軍傳說故事

(第一集)

阜陽專區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編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擒軍傳說故事

(第一集)

阜阳专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編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60年·合肥

安徽拾軍傳說故事

(第一集)

阜陽專區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編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2號

地方國營合肥印刷廠印刷 安徽省新华書店發行

開本：850×1168毫米 1/32 • 印張：9 $\frac{5}{8}$ • 字數：210,000

1960年7月第1版

1960年7月合肥第1次印刷

印數：1—28,000冊

清咸丰年間，反动的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实行残酷剝削与血腥镇压的政策，給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当时淮北地区灾荒頻仍，地主恶坝勾結官府，苛捐杂稅，高利盘剝，致使人民流离失所，无法生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便揭竿而起，到处杀貪官，除恶坝，开仓济貧，爆发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农民反清运动——捻軍起义。

捻軍起义的发源地是渦阳、蒙城、亳县一带，捻軍領袖张乐行，便是渦阳县张老家人。由于捻軍反清斗争的正义性，扒地主粮食分給飢民，杀恶霸抗清兵为民除害，广大人民群众紛紛参加，声势浩大，所到之处，地主、恶坝、官僚、清兵望风披靡。后来捻軍又联合太平軍，与清兵作战，縱橫馳騁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省，轉战十余年，杀死僧格林沁，击潰其軍隊，給清政府以严重打击。捻軍革命，在我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輝的一頁。

捻軍革命給与人民的影响极为深远，直至今天，我們专区渦阳、蒙城、亳县一带，还流传着丰富的捻軍传说故事，这些故事歌颂着捻軍的英雄事蹟，表达了人民爱戴捻軍的心意，它經過广大人民的艺术加工，已成为优秀的民間口头文学。

1959年我們在中共阜陽地委的领导下，成立专门組織，发

动了群众性的搶軍傳說故事搜集工作。現將搜集起来的搶軍傳說故事整理加工，編成集子分册出版。由于这是新的工作，加以時間仓促，整理和編輯工作的缺点和錯誤，在所难免，希望讀者和民間文学工作者予以批評指正。

編 者

目 录

前言

鬧粮	1
老乐拒捕	5
攆綿羊	11
火烧袁楼	19
杀侯莽	24
打亳州	28
双座山	31
正阳关突围	37
过黄河	44
龔德卖药	45
龔德起手	47
杀张胜、张可	53
打高公	62
滄河桥摸营	67
龔德智取蒙城	74
张宗禹大開高陸庙	77
打青江	85

大小銀鬚	89
任柱在捻	92
活捉邓千里	97
龙山洞	101
紅胡子綠眼睛	104
智渡黄河杀清妖	106
魯王智取濰县	113
魯王大敗李鴻章	118
魯王和他的小黃馬	123
杜金蝉	128
金豆子	132
陈八姑的棺材計	137
长直沟之战	141
蔡小姐	148
袁疯子	151
李三娘	157
张皮硬在捻	164
张五孩	170
二老渊	172
胡椒大王	179
山貓独斗鉄头蛇	186
陈公豹	190
蘆老照送粮	199
李大汉智打盐官	203

双刀英雄	207
侯趙主大破撈牌队	210
鹿立科智取年家楼	215
老錘手与苏天福	221
馬总	228
你看,是綠眼睛嗎?	232
贖物还主	236
瞧病	241
双石碇	246
王傻子鬧獄	251
杀粮官	255
李九杀練总	259
神海蜊	263
西瓜炮	268
巧战僧妖	271
杀牛庚	274
坏蛋李四一	286
牛丙砸盐店	294

鬧 糧

很早以前，咱这淮北就是个十年九灾的地方，不淹就旱，长年久岁的不見糧食。赶到咸丰年間，就有人吃人的年景，可真是“財主撐的白胖，穷人餓的打晃”。所以那时候人都这样說：

“咸丰坐了殿，不淹就是旱，合着甯庄狗^①，苦了庄稼汉。穷人沒有糊眼的面，財主老鼠餵喂圈，穷人沒有嚙口錢^②，財主的元宝睡倒看^③。”这话一点不假。

这话不說，单講雒河集（现为渦阳县）西北十二里张老家，有一人名叫张老乐^④，人家可算是个万里不挑一的大好人，好朋友，为了帮助人，自己光腚卖褲子也心甘情愿，可是，逢着这样的年头，自己都吃不上，哪还能談到帮助别人呢！这一天，老乐和几个穷爷們酌議道：“哎！咱这西庄木寨木士魁家，大囤尖小囤滿的，都是糧食，咱何不找他借点呢？”有人说：“算了吧！染缸里捞白布——沒有那話。想向木士魁借糧食早二年可以，現在不行了。”“为什么？”“怕咱两天餓死，撇了他。”“好歹人心都是肉长的，他总不忍放着糧食眼看穷人餓死。”“好，咱去瞧瞧看！”

再說那木士魁，在这雒河集方圆百十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木寨的大日子主儿^⑤，家里驃馬成群，米麦成仓，吃不完的山珍海味，穿不尽的綾罗綢緞，一箭射不出的树木林榔，

一馬跑不尽的土地田庄。他为人心眼忤，一眨眼皮一个轉花点子，家里养着十多个看家护院的打手，不管和誰，硬軟都來。几年前他和刘樓的日子主儿比着盖樓——爭光棍，打起官司，結果他把姓刘的摆弄的傾家蕩产。到底他有啥理呢？——还不是州里給他扛門市⑥的多！

这一天木士魁正和他小婆⑦在客厅喝閑酒，忽然几个打手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道：“大爷！門口有无数的穷人声声要向大爷借粮食！”木士魁白白眼：“去，叫他們滾蛋！”“大爷，軟硬法子都使了，他們就是不走，有的还睡倒門口。”木士魁笑笑：“哼哼，借粮还有卖堆⑧的嗎！我木士魁有粮食放烂喂狗，狗見我搖搖尾巴，給这些穷小子吃了，除掉填債就是結仇。”他伸手拿条大棍：“給！他們真不走，打死勿論，有本事叫他們告去！”

这几个打手象狗一样，主人一咄，都恶狠狠提着大棍到門口：“喂！我家大爷說了：借粮一粒沒有，真要再不走，打死勿論！”这几个忤种孩子边說边推边打起来，这一來可恼了张老乐这般穷爷們了，“喳吼”一声都上去了：“怎么，不借粮还要打人！”“你們可講理？”“打死这些狗仗人势的忤种！”“打呀！”“打呀！”……这几个打手一看势头不好，扭头就跑，回身插上大門。你想他那能插住，穷爷們“唧啦喀喳”把木家黑油漆大門轟撒了，人象水样一直湧到木士魁的大厅上。几个打手吓的直往木士魁身后躲，木士魁想发虎威，一看这些穷爷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是竖眉瞪眼，拿着抓鈎、扫帚、揚場楸，轟到大厅上了，早知风头不对，把眼珠一轉脸皮一松，笑了：“嘿嘿嘿，都是老亲四邻的，我木士魁有啥对不起大家？何必……”“放屁！”张老乐掂个半截棍，走上几步說：“你宁

愿把粮食放烂，穷爷們都快餓死了，出‘双駝打滾’的利息⑨，你也不愿借給一粒粮食，你还有人心嗎？”“打死这个龟孙！”“穷人打的粮食应归穷人吃！”……抓鈎、木楸举一片，木士魁吓的縮成一团：“乡……亲，粮……食咱有，嗯…随便挖随便挖…”“把你的仓房打开！”“是，是。”就这样张老乐和穷爷們刀压着木士魁的脖子，逼他打开了多年沒动过的仓門。咱这一片方圆几十里的穷人都喜欢坏了，你三斗，我两斗，都分了粮食。

打那开头，咱这雒河集一带可鬧騰起来了，今个这寨打日子主儿，明个那村分財东的粮食，有錢的龟孙都往州里（指亳州）挪。州官着了急，派下差人、小队子，下乡办案。你想办誰呀？遍地穷人都是案子，一不小心連差人也回不去。州官有心表奏上司，又怕上司責罪他轄民无方，結果鬧的州官也无法子。这时，咱这一带的穷爷們才知道联合一块力量大，三十人一班，五十人一伙，都組織起来了，到处打老財分粮食，砸盐店，拒官兵，官私都对上。后来都归順张老乐了，沒到一年，聚有几十万人，打那算起手⑩了。

赶到张老乐带着大队人馬去到正阳关打邱老虎⑪的时候，木士魁可又凶起来了，从州里帶了几百团練⑫来到张老家，大女孩娃杀了一百零三口，房产地土烧的片瓦无存。

赶老乐打开正阳关、六安州……攆跑邱老虎，杀了金老光⑫，才帶着人馬还有长毛子回来，逮着木士魁等人，都宰了。

樹叶青，樹叶黃，
老乐 啥晚能同乡，

老乐回家望一望，
团練牛会一扫光⑭。

这几句就是那时唱起来的。至于打北京，杀僧王，那都是再后的話嘍。

(張立方口述 譚繼安整理)

注：①甯庄狗：是差人、地保、狗腿子一类。

②过去人死后咀里噙个銅錢。

③形容多的意思。

④即张乐行，捻軍首領。

⑤日子主：即大財主。

⑥扛門市：即得力人，装面人。

⑦即二房。

⑧不講理的意思。

⑨借一还三。

⑩起手：即起义。

⑪邱老虎：即清总兵邱联恩。

⑫团練：是当时的地方武装。

⑬清道員金光筋，在淮南被捻軍所杀。

⑭牛会：是当时的地主武装，是团練的前身。

老乐拒捕

雒河集有个贫穷老汉林大爷，是黄河北岸逃荒流落此地的。他住在张老乐家西头破草屋里。这年秋后，林大爷到南地抄山芋^①，忽然南头来了一伙人，为首的一个，你猜是谁？就是在这雒河集方圆左右，远近闻名的大日子主儿宋克俊，他又是这儿的围长，州里（指亳州，现为亳县）开了三处典当铺，乡里有十几个记庄子^②。他自己也常说：“我宋克俊走三、二十里路，吃不着人家井里水。”

他家里养了二十多个打手，专管催租逼债，看家护院。宋克俊有钱有势，官的私的，他都能勾得着；可是穷爷们把他恨入了骨。

事有凑巧，这一天他正从城里回来，见林老头在他地里抄山芋，他喊道：“喂！你是哪庄的？不识字，也得摸摸招牌，咋敢到我地里抄红芋！”

林大爷抄得正来劲儿，被他这一声问楞住了，擦擦汗，抬头看看：这人穿的倒不错，长相却凶得很，一脸络腮胡子，一双母狗眼，林老头就知道不是好惹的，笑笑说：“自己有地还抬庄稼吗？”

“放屁！再多说把你的咀打烂。”

“哎，奇怪！一不偷，二不拿，管哪家的地，抄紅芋犯法嗎？”老头实在憋不住了，才回一句。

“十个拾庄稼的九个贼，不偷不拿哪来的？真是穷骨头，非动武的不行。把筐夺下来，給我打！”

四五个打手“嗷吼”一声上去了。林老头提着柳筐死也不舍得丢。这些打手那容分說，围着林老头連打帶踢。林大爷上了年紀的人，那能敌得过这班恶狠，可怜被打得鼻口出血，昏倒地上。宋克俊用小眼角看看半死的林大爷，从鼻子里笑笑：

“哼！死了怨命短，化尸都不能讓他臭了我的地。”对打手們說：“把他拉到乱葬崗子里去。”

旁边围的一圈庄稼汉子，个个摩拳擦掌，肚子都气炸了。正在这时，忽然从人空里走一个大个子，这人就是张老家的张乐行。老乐这个人平素能过得去的，都不愿多說一句話，今天他可火啦，一手举起刨山芋的抓鉤，一手点着宋克俊的鼻梁子說：“姓宋的！穷人的命在你手里，連个屁也不如嗎？”张乐行这么一講，大家都喊起来：

“打呀！打死这个狗日的！”“叫他給林大伯抵命！……”

一群种地汉子，拿着抓鉤、扒鋤子，豎眉瞪眼的逼到宋克俊面前。

几个打手一看风头不对，一拥而上想把宋克俊救走。张老乐哪能讓他們逃脫，“啪啪”給宋克俊两个耳光。“哎哟！媽呀！”打得宋克俊倒退了几步，滿咀里流下鮮血来。老乐随后就甩起抓鉤“乒乓”“撲吃”打起来了。这些种地汉子，也上去围着宋克俊和几个打手，一陣打呀，这几个打手哪能是这班庄稼汉子的敌手呢，一个个都头破血流，抱头鼠窜了。

宋克俊象个見了鷹的兔子，一瘸一顛地跑着，他还回

过头來說：“好！姓张的是汉子，咱騎馬看書——走着瞧吧！”

老乐可恼坏了，拍胸脯豎起大拇指說：“宋小子，衙門口朝南，随你告去，把你亲爷搬来，能拔我一根汗毛豎大旗。”

宋克俊夹着尾巴跑远了。有几个怕事的老年人心里虽痛快，但为张老乐他們耽心說：“这回可惹出事来了。”

老乐对大伙說：“怕啥！既然打破头，就不怕扇子搨。”

“对！干他娘的！”

“受罪也是死！……”

几个人把林大爷背回車屋，大伙儿安慰了一番，都才散了。

这事相隔有三天，州官孙大人发下飞签火票，派了两个班头，带二十多个官兵，直奔张老家而来。两个班头走到半路，听说张老乐不是好惹的，宋围长都被他打的望影而逃，他俩商量：“这回咱去逮他，可得小心。”

“兄弟，我看这样吧，听说张老乐为人很直爽，咱們見他先来一套軟的，軟的不行，再来硬的。”一个班头說。“我看，你带兵在张老家庄西头背人的地方等着，我进庄去見老乐，先多說好話，他若随咱上州打官司便罢，他若不肯，我把他誑出庄来，給他个冷不防，捉拿逮走。”另一个班头說。

“对！还是大哥有智謀。”

“嘿嘿，不是說当班的，抓差办案，軟、硬、刁、憨、精，都得会两下子。”

他們一路上商量好了。到张老家庄西头，一个班头領着二十多个官兵往葦子棵里一縮，藏起来了；另一个班头进庄問着张老乐的門，进去一看，老乐正忙着哩。班头带着笑脸迎上去說：“請問张老乐可在家？”

老乐早两天就知道有事，一看进来一人，差官打扮，他心里早就有数：“我就是张乐行，有啥事？”

“州官孙大人請你。”

“哼！”老乐笑笑說，“当官的請我这庄稼汉子有啥事？到底啥事？你說干脆点！”

“不瞞你說，有人把你告下了，太爷要你上州見一面，对对簿。”

“我犯法的不做，犯病的不吃，罪犯哪一条？”

“宋围长告你聚众打官，坑害乡邻，无恶不作。”

“好小子，真是自己一身毛，說人是妖怪。”

班头接着說：“有理不怕見官，老乐，你就上州里走一趟吧！”

“有理！有理！穷人的理被有钱的王八旦占完了，到哪里講去！”老乐停了停，又接着說：“你家太爷要見我不难，叫他綁着姓宋的，头顶香盘，一步一个头磕，到张老家来。”

“老乐，你不去，叫我回去咋交差呢？”

“不去在我，与你何干？”

“太爷会責备奴才无用。”

“有用怎么着，你还想动武的嗎？”

班头急接着說：“不是，我是說回去見了大人咋回复他。”

老乐說道：“这有何难，見你家太爷，問他要我老乐打官司，是‘文見’还是‘武見’，文見：一封信下到张老家，有啥事信上說明；武見：叫那个狗官帶着兵馬到张老家北地洪沟湾里会面。”

班头一听，再不敢多說了，更不敢动手，真动起手来，自己也不是价錢。心想：“甭出庄再講。”于是說：“好罢，

我就这样回复大人。”

老乐送至門口，这时迎面来了一人，这人名叫张揚，长的大腰粗，打一手好鳥枪，他跟老乐是近門。这天他見一位差人来找张老乐，心想：“沒有老乐叔的好果子吃。”便拿起鳥枪向老乐家走来。正巧和老乐、差人碰个对面。张揚問：“老乐叔，你到哪去？”

沒容老乐搭腔，班头紧接着說：“这庄狗可厉害呀，請他送我到庄西头。”

张揚把眼一瞪說：“官不打送錢的，狗不咬拉屎的，你既长腿来，不会长腿走？”

老乐也心想：“不对！庄西头是一片葦子，哪里还有啥狗呢？”再看看班头那付鬼鬼祟祟的模样，嘴里不說心里明白七八分，便向张揚递个眼色說：“南場麦垛誰晒的粮食？白脖子老鵝（烏鵝）祸害粮食能沒人問嗎？”

张揚知道老乐的意思，举起手里鳥枪，“啪！”那只老鵝应声落地。

班头吓得目瞪口呆，向老乐拱拱手，二話沒敢說，抱头窜跑了。

老乐笑笑，对张揚說：“这些东西，非給他个下馬威看看不可。”

那一个班头和二十多个官兵一听枪响，再也不敢露头了。整整餓了一天，到黑才敢从葦棵里偷偷地摸出来跑回亳州去了。

两个班头回見了孙大人，把事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这个狗官气得沒法子，也不敢来。宋克俊再也不敢回雒河集了。

又过些时，听說孙大人調了几县兵馬，二次来拿张老乐，刚走到半路又回去了。因为这时候老乐已領着一伙穷爷們打老